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五

元 金履祥 撰

子罕

程子曰皆夫子所罕言

叔子也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

者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嘗言利學者或流為功利之說夫子嘗言仁學者或流為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不可躐等而教若氣數之命嘗言之亦啟學者廢人事故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

語錄曰言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

達巷其人姓名不傳

漢書董仲舒傳孟康註云

項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此章初看則達巷黨人之說固失之陋而夫子之言亦近乎戲

然達巷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失為愛聖人乃若聖人之心則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最賤者為之可也

緇布冠

禮記曰太古冠布古

人不輕於蠶繅以布為重但以粗細色素為吉凶以縷節數為等衰八十縷為一升升者成也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以三十升布為之吉服之用縷者自中古始然亦每每以布為尚故始冠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為節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令世用縷之省力故孔子從之雖非古人所用然孔子服周冕之意正以冠為物

小而在衆體之上雖華不費故此則從衆也此一章全文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程子叔母史

記作無

世家聖人之心擴然大公物來順應無意欲無期必無固滯無物我此四者本是平說集註推

物欲牽引之故欲學者省察禁止戒其相因滋長爾意是私意之始萌必是私意之指擬固是私意之執著我是私意之結裹都結裹到已私上來又生他意去

程子

未詳

詳視而默識

言猶是

觀聖人於言語之表此絕四章乃是窺聖人心術之微故楊氏曰云云

畏

猶云戒嚴也

康地名

避太祖廟諱變匡言

曰

史記曰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歿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為一

不待自決於言為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語錄問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馬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攷何

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夫豈其數其關於世運豈是些小氣數聖人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違天害已也天

或吳或宋

天子之宰曰太

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鄭氏邢氏以為吳蓋據左氏索舉之會又子貢嘗適吳也洪氏以為宋據列子稱商太宰問孔子丘聖者歟之問也或問兩存之而謂列子多寓言王文憲謂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履祥按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於宋又嘗長居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多能章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不在多能語錄以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而未有不多

能者夫子以多能非所以率人而又以謙承之

空空如也

集註不訓以至愚解之謂鄙夫之愚也語

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章上

程子

叔子

河圖

伏羲

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為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其後劉氏鉤隱互

顏淵喟然章

何文定曰

易圖書蓋本陰陽家傳流之誤也

此顏子擇乎中庸始終工夫也今且以文公過關之喻將此一章作三關節看蓋顏子始初銳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了又有一級窮之而益見其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而益見其堅見聖人之道若在吾前我固不及勇猛赶上則聖人之道又却在後而我又過之終是難得到恰好無過不及處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故橫渠有

云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淵之嘆也此正是解高堅前後四句文公以為說得好此是顏子用功第一個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顏子且從博文約禮工夫循序以進博文者致知格物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也文欲博者以其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約者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事斯語當下敬領於斯二者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之不同莫不各各有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亭亭當當恰好底道理也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政為此也此固顏子據乎中庸之極功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云爾看得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二關節雖然顏

子擇乎中庸則至矣盡矣成矣然比之聖人守之也非
化之也所謂未達一間者也蓋聖人之於中庸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顏子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者也其異於
聖人者生熟之間耳以顏子之天資之功力豈不能盡
力以求速化然化之一步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
也故其言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將從容涵養少假
歲月以俟其自化矣此又是顏子用功第三關節顏子
作聖之功夫其本末可謂曲盡真萬世學者成法此程
夫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蓋謂此也惜乎天
不與年中道而隕夫子所以惜之曰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蓋痛其未至於化而成聖也履祥按程叔子
於此章亦嘗以中為言朱子亦深是其言且云聖人只
是一個中底道理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只是中庸
不可能然集註無一語及中字蓋聖人之道自是中不
在言顏子初間求之未得故但見其不可及不可入恍
惚不可為象是見得未真也其後博文約禮功夫至到

方見其有所立卓爾是見得真也

程子

一條三條叔

未

達一間

子語

病間

集註如字讀作安間之閒又云少差王文憲讀作去聲

無寧

集註

寧也寧是死於二二子之手但下有乎字則上有無字猶云莫寧死於二二子之手乎此章前曉之以義理之正則不當為後曉之以利害之實則不必為用智自私

性明道定

沽

去聲蔡邕石經作賈

之哉賈之哉則是上聲

九夷

東漢書曰夷者抵也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也故天性仁順易以道御

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行數百千年東藝通以柔謹為風興乎何有於我哉

語錄曰語有三方故仲尼欲居九夷也

一二處如此

皆不可曉舊有三說一以為此數事我皆無有一謂此數事外我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缺

之又曰此等處必因人言而發履祥按味二則字及不
敢字當從第二說人必有言夫子道德之全者而夫子
不敢當因曰出但是事公卿入但事父兄於喪事不敢
不勉以企及不為酒困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
一以自謙二以見道之難盡三以見近事之不可忽於
大意似通然此四句在國在家處凶處吉皆已備盡不
可謂近事 **不舍** 集註舍上聲楚詞辨證曰洪註引顏師
而可忽也 **不舍** 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 **程子曰** 子
是履祥按辨證朱子晚筆則集註未及改耳 **程子曰** 子
范氏 **道體** 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敦化說來則道乃物之
詳之 **道體** 體此體乃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此道體
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為道之
質與道為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
一句意尚孤不舍晝夜意思方 **又曰** 伯子說也天道流
可見蓋大德之敦化如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與天道不相似者間斷也所以間斷者私欲也私欲之
所以生則在一念之發幽隱之處於此能謹則無間斷
矣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夫子未嘗單說

道體不息學者豈可有止息但因此一言可以窺
見道體故程子如此發明爾朱子仍舊歸之正意

史記

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

甚矣衛靈公之昏也
南子巧於文已過而

靈公又巧於文南子之過南子自知其行不為國人所
重故借重於夫子而請見之靈公與夫人同濫而浴自
知為國人所譏又自知南子之不為國人所重故又借
重於夫子而請為次乘馬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
子則南子非失行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為次乘則靈
公非失禮而南子非失行也南子巧於文已過而靈公
又巧於文南子之過甚矣靈公之昏也見小君禮之所
有故夫子猶可以留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醜之而

行意招徕徐廣註翔翔也此章與吾未見能見其過而決矣

內自訟者語意一般只作數辭亦可但史記既有此書則集註不得不引恐因此而發耳

為山

此章總以自平地為山設喻或為山將成尚虧一簣

而止者或尚是平地方覆一簣而進者其進其止由其已心非人所能與也王文憲曰此下四章皆進止之意

履祥謂至篇終皆此意吾末如曾子曰出會子單離居何不可奪志皆吾止吾進之意

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

民吳言者婉而導之也吳卦一陰潛入二陽之緇泉著

也袍衣有著者著鄭康成註儀禮著以絮謂克之以絮也文選註作張呂反泉麻也漢書束緇

註亂麻也衣之有著謂衣之有絮者緇則以亂枝之歧反忌

害之意俗或讀作忌非

後彫

松栢經冬不彫而但云後彫蓋松栢不為霜雪彫耳

然莊子音義亦一作忌

程子

二條並

權稱錘也

經如衡之平準

豫章冬青之木皆然

常物事不重不輕則衡未嘗不平如遇太重太輕之物則衡不得其平矣須將稱錘推來推去方取平也反

經合道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行權有道見桓十一年又古註連下文云權道

反而後至於大順又易大傳巽以行權韓康伯註權者

反經合道邵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

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 權即是經 程氏遺書曰

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

權字纔說權字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

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

便是經也此見

劉元承所錄

權與經亦當有辨

詳見

唐棣郁李也

爾雅

唐隸移舍人曰唐隸一名移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白或赤
六月中熟大逸詩說見思無邪章如此等詩夫子所雅
如李子可食言未嘗逸也後世失夫子三百之舊
故此等詩不存而別以
程子叔
流傳淫詩補其數爾

鄉黨

恂恂信實貌

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

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

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

禮作儼者謂擯相之人也

擯用命數之半

周禮上公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

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皆以上為節擯者四人

賓不顧矣

此當時禮辭也聘禮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
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
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
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
也

公門高大

天子應門二徹三箇則二丈四尺公侯降殺於此然魯之雉門視天子應門

中

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

中者每門二扉之間有闌如令直門棖也扉之樞有

棖如令門刺也每扉各自有中則中棖與闌之間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敢中於門也詳見或問

位

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諸侯門內

有屏門之外則東西皆卿大夫之位大朝會則國君立於門屏之間謂之宁而卿大夫士各立於其位以朝之此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君雖不在其地而此乃其立朝之位故過之必敬

俗本

說見學易章

舉前曳踵

記玉藻篇曰執龜玉舉前曳踵如也謂舉足前而踵則曳

地不敢

高步也

深青揚赤色

今尚有之以為佩囊不以為服

緇絳色

染色再入為絳

五入

以飾練服

緇為領緣長

去聲凡度量長短曰長測淺

皆從去聲

佩

集註鬴礪之屬古之君子必佩玉器不

襍

積

何文定曰襍積殺縫之說禮書疏中說得少有分明處只儀禮喪服疏內一項說得稍明白襍禮書中只

大定曰

論語集註攷證

八

室

牖

尸

堂

階

階

屏

門

作辟蓋辟者禡也積者疊也腰中布幅多而闊須

殺縫

謂若深衣之幅下闊上狹縫時自下漸收而上也

明衣

下有闕文

聶而切之

禮記疏聶之言

牒也先薰蕕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聶之涉反牒直輒反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魚爛曰餒肉腐

曰敗

爾雅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

王制

漢陸績之母

出後漢書陸績

坐楚王英獄事備極五毒未嘗易容一日食至忽悲泣獄吏問其故曰母來不得見故泣爾吏曰何以知之曰母戕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禮記濡雞

卵醬濡鼈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

食氣

氣說文許既反亦或作餽然則食氣當讀作食餽猶云飯

料也聘禮凡餽大夫黍梁稷則黍梁稷正謂之氣其生牲而亦曰餽者胃此名爾即俗所云生料也此言肉雖

多不使勝於飯料又古氣

不為量

燕禮無

程子

未詳

瓜作

必

或云禮記爪祭上環安知本非爪字朱子於或問中已辨之蓋爪祭已作菜條中矣又食每品皆祭蔬菜

之食若獨祭爪既非四時常有之蔬則無爪而蔬菜不必祭乎若禮記謂獨食爪而祭則上環或祭祀陳設亦

上環

問

饋問也蓋饋送而問其安否

雌雉邢氏曰

此疏說也比諸說平順故集註以為

正說但既曰雌雉時哉當作字育之時後二說存疑爾

論語集註攷證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六

元 金履祥 撰

先進

先進

先進後進漢書尚有此名但彼謂同時前後輩此似謂古今前後輩

程子

叔子

今反謂

之

所以知野人君子為今人之言者蓋下文如字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餘看通釋

弟

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

所以知為弟子所記者或

問載吳氏之說以例言之謂夫子於門人稱名門人稱於夫子之前亦名門人自相謂稱字或其弟子門人於

論語中稱之若以理言則夫子教人未必立此四科之目雖固各因其材亦未嘗限其所成也學者自以所長目之

程子

伯子

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會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

勝於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彫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會思孟為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為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會曾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會思孟侑繼用燕禮遵夏簋簠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會曾而下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

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十哲世俗論也

唐開元始定十哲之號

孝哉閔子騫

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

一日三復

三去聲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獨居

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

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大戴引之云云

以為異姓昏姻也通釋謂誦詩孔子對王文憲曰前有

至此必三復然當依集註所引

對字疑誤各言其子孔子嘗痛顏子謂不得視猶子也

後放此而此曰各言其子蓋所以砭顏路

非禮之請也然於鯉也死不驚命車以為之槨於回也

亦然其視之猶子可見矣是以門人厚葬孔子惜之以

為不得如葬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豈獨視有無喪具稱

鯉之得情也

於人之喪也亦然此說不可謂非也而胡氏謂豈獨視

有無然稱有無即是義按是時顏淵之死顏路他無所

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
疑於求而夫子幾於吝令攷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
常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
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
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當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
子之擲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
不攷於事而學之有序王文憲曰看未能一理二氣
其流少恩矣對馬能便是有序程

子

叔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事見左傳哀十五年詳見第十三篇夫子謂由

也不得其死然所以警子路者豫矣而子路不悟卒死
孔悝之難使子路而悟夫子之言將不死其難乎曰子
路之死固是傷勇然其失不在於死難而在於仕衛夫
輒與蒯瞶有父子之爭孔姬與蒯瞶有兄弟之戚而孔
悝主輒內必有母子之變子路仕焉不得其死宜矣抑
此猶以事勢言也以理而言則正名之說莫詳焉而子

路不思此固漢書引此句

班固幽通賦註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

死

府名

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

程子

未詳

家語云

辨樂解篇子路鼓瑟孔子聞之

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馬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夫子之言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雖若勝於愚不肖之

及

師未可謂賢智商非愚不肖此二句泛言爾然不若止曰道以中庸為至過之者雖若勝於不及然其失

中則一也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二句出禮記史記皆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

易已有之今見

魯鈍也

曾子於諸子年最少此與諸子並論蓋其初登門之時也其時

才鈍故其用功誠確而倍所以終於傳道

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叔子

傳稱嘖者謂俗論

也

凡傳稱嘖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从口

空匱也

自何晏註以空為虛無意本莊子故

前輩諸公及張宣公皆從之集註玩其文意回賜對言屢空對貨殖庶乎對屢中其說穩實絕無異端之病

程子

兼取二子

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馬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玉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亂替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夏五月
公堯仲尼曰云云
善人章程子未
逡巡之閒
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語藥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顏淵之

於孔子

王文憲曰宜作孔子之於顏淵

曾猶乃也

曾在

虐民

未學而治民則妄作

者擾民庸繆者誤民身不足以率民而徒持刑政以齊民者則又必有不教而刑之患是皆不足以治民而適以亂之其終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即事皆學而不專歸於虐之也
在於讀書此說謂

之非則不可然未學而使之以仕為學此則子路之失而乃借此說以禦夫子之責故夫子但惡其佞而不謂此說之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鄭子產之言見襄公

三十誘之盡言以觀其志

夫子何以之問本欲言其用而三子亦多以用對但言其

所能為不進其所欲為夫子恐其志局於此故下文轉作亦各言其志所以集註於無吾以下曰誘之盡言以

觀其志必二反當作毗

小國也

春秋之時諸大國猶不能自振則小國可知而

由求諸子皆欲自小國而為之即此可見二子才具之高能為人所難為

四子侍坐以齒為

序

據上文詳見或問

以方鼓瑟

夫子問三子對而點方鼓瑟古人為學詩書禮樂則琴瑟之事

如今日之課耳但其動靜之際氣象自別亦微似狂耳

單裕

裕夾也或單或裕視暖涼為候

今上

已袞除

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日袞除官民絮於東流水上蔡邕註云即論語暮春浴乎沂又上

已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

人以爲沂水三月水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沿乎沂爾殊不知沿沂之說本於韓李而文公於或問已辨其非矣蓋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水浴之時曾點又豈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點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誡古人之書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

泉焉

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遠泉冬暖

夏冷地志據冬而吉故曰溫泉云

蓋有以見夫

此節推會點已見大意以冠下文人欲盡處要

在此句夫春和之時單袷之衣童冠之遊沂雩之地人孰不見此遊適之景而點獨舉此夫子獨與之蓋見其

曾次無人欲之累故隨時隨地見此天理流行之樂

動靜之際

釋其鼓瑟舍瑟作對異撰處

而

其言志

此節釋曾點所言之事

而其言次

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

視三子之

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而深許之

三子之言皆所能為無非實用下文及平日夫子亦皆以是許之而於此乃獨與點似若鄙實用而尚清高者但三子各言其所能而不知勉其所不能其後子路死於衛冉有為季氏聚斂公西華雖不見其用處然不免累於肥馬輕裘之間乃知夫子之與點蓋有深意所以微激三子也大抵學者先觀其器量識趣曾點所言不過即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素貧賤行乎貧賤耳而玩其辭氣想其識量則於本原所見者自有安行天理與物皆春之意故雖三子言用而曾點不言用然三子止此而曾點不止此矣使其用之而行則曾點可以用三子以其有各得其所之氣象也由求不能兼曾點以其規規於事為之末也各得其所則堯舜氣象亦不過

此規規事為則失身聚斂其弊有所必至矣

曾皙曰

曾皙以夫子與己而又問三子之言亦其好學

切問曰成公曰終是有些矜意在夫子答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乃是微抑其矜

曰為國以禮

止為之大

集註程子一條說三子二條說曾皙及子路三條四條說曾皙程子云子路只為不達為

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此氣象蓋達此則事事物物各有其節便是堯舜曾點氣象子路不達此非惟不可望曾皙也其後孔悝助子拒父無禮甚矣而子路仕之卒死其難不達之故其弊如此可惜也已然觀此章者至與點而止而不觀下文辨論之詳夫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

子路

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何文定曰此段

當總入第五篇末

亞於浴沂之下

程子

一條二條伯子四條叔子三條未詳

顏淵

仁者心之全德

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最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

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
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从人从二古篆凡重字
則於本字之下从二仁字从人而旁从二是人人字言
人之所以為人也又科斗古文仁从人一心或作千心
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
曰為仁集註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
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
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為四端之說然自此
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
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為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為
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
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又曰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
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
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
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註言仁帶及入處
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為學處則曰心之全
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
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
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
不備聖賢切於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

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
丈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著實謂之
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
為仁之渾然也而語錄又有梅仁杏仁杏仁之喻此尤為親
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
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
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
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
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
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
則何以生之後有榦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今又觀
梅杏之仁其尖處是根芽純是仁意內分為兩片是仁
中已對有仁義其文理分明即禮也藏此生意在內即
智也充實不虛則信也其仁不實則種之便不生不長
矣以此觀之則人心之仁悉包義禮智信在其中可知
然梅杏之實有此仁又是元初種子有此仁故生而為

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艸巢趙必升問學者

顏淵問仁章二為字二已字之異同今按上已字重是指身之私欲下已字輕是指撓之在我此不待說若二為字則何文定謂上為字輕語錄多作謂之仁便是仁王文憲謂文公豈不能下謂之字或下曰字乃下所以全三字所以全是用功於仁也此章之下朱子釋之曰為仁在已上章又曰為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讀者詳之此二君子晚年未一之論履祥按王子之說固密但克已復禮為仁之下即繼之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則克已復禮便是仁可知故二為字上字輕而下字重上為字猶語錄所謂便是仁文公以所以全訓之者雖密於語錄然猶云克已復禮便是為仁爾上句重在克已復禮字上則為字輕下為字則包克已復禮在

中故為字重又文公語錄中庸第十三章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讀

者試思之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二句合說極為圓勝

去聲下

平聲事皆天理

復禮搭在事上說體用圖備語錄曰佛氏只在克己更無復禮此所以不中節

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

本程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焉又按呂

氏克己銘曰及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癢疾痛齊切吾身游氏謝氏之意類此朱子以為不然謂如此則是存想天下歸仁不須克己只坐想終一日便自天下歸仁矣豈有此理且已有二項有物我之己有私欲之己呂氏只說得物我之己游氏亦公以克己復禮為想象如此二說與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畧無干涉視聽言動自是屬行諸公都從知上說不從行上說又曰一日真能克己復禮則

事皆皆是天下之人間之見之安得不與其為仁也朱
子之言如此則克已復禮皆是實事天下歸仁皆是實

說 日日克之不以爲難

日日字在一日之前謂日日而克之復之至於一日豁然欲淨

理純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天下之人孰不謂之仁人
哉一日語下添日日字由已語中添不以爲難語意密

案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二語結定在此則段中言語皆緊

程子曰非禮

處便是私意

叔子也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乃邪心也此段意亦如此理欲大界

分學者尚可辨惟理欲之間毫釐之差所當分辨爾

又曰

未詳上條體此條用

謝氏曰

克己要決

王文憲曰此學者頂門下針也

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

顏子之學蓋已得於博文

之後知至理明故不復有疑

非禮者己之私也

非禮而言動固是已私若說視聽固在己

而非禮者則在物何以皆曰己私蓋

程子

子叔

由乎中應

乎外

聖人之事也中仁也外視聽言動自周旋中禮也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聖學

人之事也非禮而勿馬克復所以為仁也

視箴聽箴

視為要聽為重故視箴云中遷而聽箴言亡正

性本善只為世俗邪說鄙論淫辭姦聲一切非禮之言味之而性之正亡矣

知誘物化

本樂記人

有血氣心知之性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知止

本大

言箴

躁妄

王文憲曰二字包盡言之病箴內皆此意履祥謂上四句收入養其中以下又發出制乎外者警戒

最詳

動箴

王文憲曰理欲二字是生死路頭朱子晚年切以四箴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以此章上接

危微精一之傳戊申封事及延和奏劉皆連舉
至明
在

禮之間非
至健
在克復之間
仲弓章敬以持已恕以及

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王文憲曰敬以持已私意無所容於內有以存

其心之德恕以及物私意無
內外無怨
先言邦後言家邦疎無怨易家

親無怨難此所以先後
程子
叔子是偶然摘此二句惟

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學問功力易間斷者莫如獨能謹獨則無間斷矣故程子於川上章

及此段皆指謹獨以為方然於此章却補得出
或問
程

子
主敬行恕
出門使民亦指接物之恕蓋備舉行恕之

首尾告之無怨乃恕之效此說王文憲亦
然之使民如承大祭所謂無施勞也
乾道坤道

剛健中正純粹顏子純粹明決之性似之坤道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仲弓主敬行恕之工似之方外即絜矩之

意

司馬牛

名程子

叔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

此二句又補

內省不疚以

前工夫語錄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
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向魍作亂牛

常憂懼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向魍為司

馬氏說見述而篇魍為惡於宋嘗欲殺孔子其為人可
知其弟子頗與之同惡其兄巢弟子車不能正反與之

同此牛所以有無兄弟之憂也其後魍果以欲弑景公
而亡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奔齊及魍再奔齊而

牛又致其邑適吳反
卒於魯郭門之外

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

向魍之惡
司馬牛常

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
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
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
惡豈吳人所向異歟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
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以家語稱其為性躁好言語此
亦牛之尚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又皆兄弟字
若作猶兄弟

哭子喪明

事見禮記檀弓篇

此必因子張之失

子張

之失輕信易發故夫子告之以此常人反有因此而以
疑執為明者殊不知當先以明遠為務非但以不行為
明遠也

足食足兵民信

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

然細玩之此正與答冉有庶富教事同國家為政於此
三者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信字則兼本
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之雖在足
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天下豈

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固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語若並而意獨至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有使一日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混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為用况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為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

必不得已而去

如如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危急存亡之秋也此事惟周大王可證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去兵也杖策走馬而去則倉廩米粟皆弃之是去食也獨仁意素孚而民從之如歸市卒以再立

程子

叔子

驂不及舌

驂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驂謂言出

舌雖驂馬不可追而反之此必當時謗言

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三猶字二正一反大

意謂惜乎棘子之說固君子之意也而其失言亦不可
追夫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無二者均也虎豹之鞶
猶犬羊之鞶惟有毛則可辨其為虎豹為犬羊耳若無
文則君子小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夫廢禮文而至
於君臣上下貴賤等差之

盡徹章

此章蓋極本原之論而讀者猶疑有子所

對大相反似嫌於迂看得哀公之意本是兩下問年饑
謂歲凶而百姓飢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
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二者將何以
為計有若對曰盡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
為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却是因盡徹
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再對謂國家以民力
為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獨足
其誰與守之觀有若君民相對之辭則知哀公亦是君
民相對之問其註推明處此之方雖入節
用二字以補之似不首解年饑二字之意

公以有若不

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哀公此問未有加賦之意有若斯答反以減賦

為言及哀公再問則為之發明民富為足國之本民貧則國危之禍縱哀公不能減之什一必不至於再加賦

矣此亦告君之法

多則桀

三句並出揚子先知篇

崇德章程子

叔是時景

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

左氏昭三年晏子曰公苛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鐘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陳氏三量皆登一馬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民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又昭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後果以家施不及國

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驚如之子荼

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菜哀公五年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鉏陽生奔魯陳乞鮑牧以兵逐國子高子陳僖子使召陽生於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驚如使朱毛殺孺子於野幕之下十年弑悼公簡公立使闕止為政哀公十四年將逐陳小邾射以句氏陳恒攻殺闕止執公於舒州尋弑之

繹奔魯

射音亦人名句古侯反句繹地名當在魯鄒繹山之下左氏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問政章程子叔魯自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中葉政由大夫

魯自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持其柄而專魯政至襄

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

家臣效

尤據邑背叛

陽虎囚季桓子而奪其政公山不狃又以賞叛

康子奪嫡

左氏傳哀三年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令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氏註曰畏康子也按孺子之子生康子攝主俟其長而退禮也而即請退此質直也或所以殺之也此所以有奪嫡之罪也

質直

集註內主忠信

子張務外故夫子之言每歲其失前章崇德之間夫子以主忠信徙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為言文雖

不同而意則一質則忠實之謂直則貞信之
謂故集註於此章即以前章主忠信訓之
審於接物

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
物之際審吾言之當否
自牧
以下人固是謙下於人然

量惟恐有忽畧之意所以自牧字體得
色取仁而行違

好如牧字然常是牽轉不令放逸也
色取仁而行違

此實直如義之反居之不疑是察言觀色應以下人之

反語錄謂此只粗漫將去專以大意氣加入者謾牟干

反程子叔曾氏幾字吉甫呂居仁門人成公外祖也號

遠始語錄上聲絕遠之遠左氏曰禹稱善人不善人

子叔善道道去聲集註作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

之固忠矣須教導得是始得與集註稍異

子叔善道道去聲集註作善其說以道之語錄曰告

論語集註攷證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註攷證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劉廷敷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七

元 金履祥 撰

子路

先之

先當作去聲謂率先之也語錄取張子云以身為之倡

勞之

舊作去聲朱子從張子身不愛

其勞之說而集註收蘇氏之解故讀作如字

程子

伯子

先有司

先平聲謂凡象事且任有司為

之於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己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

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盡委故勉其使人先為之則先當作平聲第二章蘇氏亦有說或問收之通釋有

取馬常

程子推此義

王文憲曰一蔽於小其害或至

者警學

范氏曰不先有司至天下乎

仲弓可使南面蓋於此間得之季氏其時

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專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為然其為季氏宰不見於傳記豈不久而

去之

出公輒

刪噴之子孟

魯哀公三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

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世家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

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

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

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

衛反魯則孔子久
程子
伯
蒯瞶
衛靈公
太子
南子
靈公夫人
速之可於此見矣

公子郢

靈公庶子按春秋左氏傳魯定公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於洮初宋公子朝通於南子衛靈公

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於宋至是太子蒯瞶如會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父殽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是故許而弗為魯哀公二年衛侯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使

太子純八人哀經傷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五年趙鞅伐衛初孔文子取蒯瞶之姊伯姬生惲文子
死其豎渾良夫通於內蒯瞶在戚孔姬使良夫之馬蒯
瞶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
盟為請於伯姬十五年閏月良夫與蒯瞶入舍於孔氏
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
入伯姬氏伯姬杖戈蒯瞶與五人介迫孔惲於廁彊盟
之遂叔以登臺藥寧使告季路季路將入遇子羔出曰
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馬不避其難入曰太子馬用
孔惲雖殺之必或繼之凡曰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下
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縶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結纓而死孔惲立蒯瞶是為莊公輒奔魯是為出公
復死於越莊公遣孔惲載伯姬奔宋哀十七
年晉再伐衛衛人出莊公已氏殺之於我州

名不正

至

民無所措手足

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不立萬目隳壞
夫子又逐節發明尤為明盡名不正則

言不順如輒以祖為禰使國人戴己而為君使國人拒
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於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
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事有條理則有禮樂
事得其序則為禮事得其和則為樂事既不成則何以
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謬無樂則無和而
行之也忿戾乖謬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
則民難於避就推衛國之類言之則逆父者無罪循分
者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為衛發而所該甚廣君
子名之決是可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可為苟
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不成
矣按衛君待子而為政則是輒欲用孔子之久而孔子
蓋未之從也曰必也正名乎是明輒之拒父爭國為不
正也攷之孟子公養之說是夫子常居於衛受其餼廩
之供矣其留於衛何也夫子未嘗絕人於善彼其知尊
夫子是猶有人心也安知其不可正乎攷之前篇夷齊
之說則輒惟當知有父子之倫而不可拒父然衛國臣

民又當知有父子之義而不可以立蒯瞶在輒則當從蒯瞶在衛則當立公子郢使輒而果用孔子孔子必先以人倫化誘之可則行不可則去耳夫子之留於衛亦是見此一事大害名義或可借是正之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而卒不果惜哉胡氏之論蓋伊尹之事夫子所處想又從容於此文公謂聖人行權亦有非常人可測者履祥初疑公子郢辭國遂釀成衛國之亂亦賢者之過間嘗攷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者公欲立郢獨語之於床第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於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說也而靈公不悟卒無明命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此尤郢之見幾也郢立於夫人之手即制於南子而事皆不可為矣况正犯蒯瞶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為賢

子路事輒不去卒死其難

語錄或疑子路仕衛孔子何以不痛責之按正

名之說野哉之斥夫子不為不痛責之矣又按子路初仕於衛為蒲宰則公臣也其後蒯賁之亂子路為孔悝之宰則私臣也故子路學稼所貴學於聖人者以大學之死為救孔悝之難爾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然觀章末四方之民至焉用稼之語則樊須所欲學蓋欲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者孟子闢許行章又此章之註疏也農圃同一事泰所復扶又誦詩章程謂種樹之書漢所謂農家者流是也反

子未詳魯衛孔子歎之

此歎當在去魯適衛之時似有猶吾大夫之意然魯為禮義之國素

賢於衛夫子此歎又似歎魯

公子荆

春秋釋名即公南楚見襄二十九年家語又有荆公子

不知為粗上聲王文憲作誰當攷平聲累並去聲

制田里薄賦斂

此富之之實事也制田則

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而養其口制里則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而養其體與凡市

廛之制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

立學校明禮義

此教之實事也古者二十五

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

學教之禮以制心使之悉由規矩準繩之中而不肆

三事

庶富教也

漢之文明

文孝文皇帝也文帝

由時煙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因

唐之太宗

太宗貞觀四年

賜民田租可謂富矣明孝明皇帝也

西京

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為

明帝尊師重傅

帝自為太子時受尚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以師禮幸太常府親自執業

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是而已

臨雍拜老

永平二年行養

老禮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
屏交禮至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饋醕
宗戚子弟

莫不受學

明帝崇尚儒學自王太子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

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

太宗大召天下名儒為學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

騎亦給博士
使授以經

二君

當言三君而止言二君者蓋主立學之君而言明帝太宗也不言文帝蓋

文帝雖未能立教而言行無過又公卿多舊功臣二君知立教矣而明帝苛察急切已有可議太宗兄弟祗席之間慚德為多故獨
言二君其能然乎
朞月與哀
三年治定
史記孔子善

人章程子

伯子也見文集對策中語

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高祖自漢王即帝位

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后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

庶乎近之

諸君皆天資朴厚中

間呂氏雖專政史亦稱其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雖未免有祿產之變孝景又有七國之禍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乃在孝文之世孝景遵業耳故但曰庶乎近之然本文善人已是僅可而文景之證又曰庶乎則善人功効已不如聖人之神速而文景之事又未可皆為善人若高帝文帝可謂善人而在位皆不久六七十之間馭雜處

如有章程子

一條伯子二條兼取二子

季氏之私朝

大夫之家朝其

家臣亦謂之朝故左氏伯有朝者至布路而反國語公父文伯之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說或問引之下文私室當作私朝夫子為不知者

本櫃弓篇語謂若不聞知者而微詞以正之或問已謂此說傷於巧

而集註魏徵獻陵之對

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葬中作

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為毀觀獻陵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詩楚茨篇如幾如事比恐未安

式註訓期且引左

氏傳昭公薨子家易幾而哭為證故皆訓期然乃時期之期非期必之期也通釋皆訓為近以言不可若是為一句則四幾字皆訓近語意為通定公問人之嘗言有何一句即可以致興喪者夫子答之曰言不可若是蓋古今興喪亦多端不可一句限定然亦有一言近之者如人之言曰云云豈不近於一言而興喪邪陳與可曰依通釋訓近而仍舊作一句謂言不可如因此言而知則此責近效言不可如此必近禍亦通

必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爾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

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
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
此說則幾字又有幾微之意謂言不可以若
是然其幾微之處亦有一言足為興喪之原
識微謝氏

莒父

缺

程子

伯子

恭敬忠

居處

易肆而容常恭執事在外而中常敬與
人接物而心無不實其內外一致如此
之夷狄不可棄

縱至夷狄亦不可棄則平時平居可知此句總上三事
無時無處不如此則人欲無所容心德全而天理流行

矣程子

伯子

貢問士

戴子

夫子平日許子貢以從事政他書所
載子貢亦每以使事自許而此章

夫子所答但以使事為士之上而子貢每問又輒每下
與平日不同恐此章之問乃是子貢方人之時大率論
士材器之大小又論語從政多說大夫此章既問士又
問令之從政則又恐是問士與令大夫之材品則此士

非以學言是以職言者子貢不問可以為大夫之才而問今之大夫則其問亦下故夫子以何足數答之此章集註雖明而或問又收晁氏之說又兼

程子

子叔

謹厚

子孟

連下章之意今附此以待後之君子中道狂狷鄉愿前後通為一章而此章乃突入謹厚二字疑是謹愿二字蓋為原人也然歷攷諸本及語錄又皆曰謹厚後再思之若說鄉原之謹愿則又賊德矣此註自為也二字生來自狂狷二字反來謹是不狂者厚是不獨者此亦自是善人但欠志節耳初註正作善人後改從謹厚孔子既不得中行而與之下此一等何不取謹厚不狂不狷之人而獨取夫狂狷之人蓋謹厚之人固是善人但據其資質止於此上不能進於中道亦不肯進於中道下不期於

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

進於道

註內二句最備激厲其不及裁抑其太過即進於中道矣朱子曰立志有守狂狷之長行不掩

如未及狂狷之病，兼其長去其病，可至中行矣。**巫醫**，周禮司巫中士，醫師上士，

者此章南人之言，重在巫醫。夫子引**其義未詳**，語錄曰：之重在學者，集註發明夫子之意，不占而

已矣。猶云只**好惡章**，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此鄉人是不讀易，皆好之者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焉此鄉人皆惡之者也。然鄉原之入，惟孔孟而後知其賊德。章子不孝，惟孟子惟能辨其設心甚矣。知人之難，

也。**程子曰：質之近仁**，伯子也。此資質之近仁耳。有此質而能加之以學，則仁矣。曾氏曰：剛

必無欲毅能力行，木**子路所不足**，子路勇果氣象，行行無令色訥，無巧言，於切切惻惻怡怡皆

所不足。故夫子以此告之，又分言其用。凡重言皆形容容氣象，胡氏之說體貼深密。學者所宜體認。**七年**

王父憲曰：有聖人作用，有賢人作用，有善人作用，善人只就天資上做出，無學以克之，所以久速不同。**教**

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

程子

叔子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篇首不姓不字但書名問蓋憲記所自問而併記他語也

狷介

王

憲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語錄憲是介狷者傳中說介處亦多按弟子傳中載此二章之外止載與子貢辨病貧事已可見其狷介其他書傳中事亦多

克伐章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

難

集註作難能語錄一作到此過之極難

程子

一條叔子不能再問

當再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出樂

澆

非古字通寒泥殺罪因其室而生澆處於過疆圍縱

欲夏遺臣靡滅況立少康少康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

十一篇言由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則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

定王文憲以然字喚不答以然字屬下意自分明不待下句便見尚德之意

門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曰暨稷播春庚辰食為命章

夫子言鄭國之事此世叔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術萬世為辭令之條例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

世子也按襄公三十一在氏傳曰子產從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能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授子

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按左氏所記
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氏首以為子
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皆
者取卽董父於秦太叔為令正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子產

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又如使上下有服則鄭人謂取我衣冠而褚
之使旧疇有封誥則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又如鑄刑書
尤為當時所議然其要歸於愛民而已故夫子以惠稱
之昭二十午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舉其重而言

夫子稱子產君子之道四惠居其一耳論
其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為言蓋舉其重

而言之也孟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為政此又特舉一事
而言以示後人為政之規大抵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

自非王佐之才皆孟子

問子西

夫子在時子西未有白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

政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

遜國立昭

王政紀其政

昭二十六年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王子建實聘之子

西長而好善少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

慈君王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乃立昭王定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出奔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闢王所在而後從王定六年子西遷郢

於郢而政紀其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此史記孔子世家詳見序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哀十六年傳曰楚太子建過譏在郢適舊謀襲鄭鄭

人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欲召之

葉公以為不可子西召之使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子
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
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
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

是人名與地名他書無所見然玩本文又似伯氏駢

名者多有之如王子伯駢之類是也又如公與之邑六
十與之邑三十蕞卿大夫受采邑之數古者四井為邑
則三十二家食邑者收其公田之租一邑公田則四百
畝邑三百公田十二萬畝當今五萬畝矣其戶數則九
千六百家所謂萬家之邑也傳稱城小穀以
封管仲又曰桓公置管仲於穀無駢邑之名

威公奪伯

氏之邑以與管仲

雖窮不怨者故古註謂伯氏食邑三

百家管仲奪之使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而說者多引諸

葛孔明竄廖立李平無怨為證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

論語集註及證

十

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以此知是威公奪與之然既公奪與之則安得但云奪又云無怨言蓋古者天下封建國立世家各已久有其地如襄王賜晉大陽樊溫原之田晉文猶以兵取之則奪之之說疑亦此類而荀卿云富人以莫之敢拒是管仲之功有

孟公綽

本篇兩見史記曰孔子之所嚴事於

魯孟**臧武仲**之知

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而過御叔御

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

卞莊子之勇

新序事見第八卷或問已引之又荀子曰齊人伐魯忌卞

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

四子

皆即子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

所接以示之臧武仲接聞既近公綽魯孟氏之賢子路
卞人莊子其鄉大夫冉求其同門之友皆近其可學以
漁之然要又在文之以禮樂故集註特表程伯子曰臧
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知非正
見上

程子

一條勇也以上伯子須是
以下叔子二條三條伯子

胡氏曰今之成人

以下乃子路之言

此段語意明是子路之言朱子以夫
子無再教之辭故以胡氏之說為第

二說語錄前後皆從胡氏之說且謂子路退
而自言所以無再教之辭也今當從胡氏

公孫枝

按

傳及註當從公叔發
集註或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襄二十
三年傳

曰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臧紇為立之公鉏
後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豐
點謂公鉏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立羯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孟氏將辟藉除於

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氏斲鹿門之闕以出奔邾使告其適長兄臧賈且致大蔡馬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諸賈使弟為以納諸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黜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訖致防而奔齊威

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春秋傳傳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於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師完及諸侯盟

文公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

初晉

文公之為公子出亡過衛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亦不禮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送諸秦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伐宋

圍緡伐齊取穀申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
於衛衛弗許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衛侯出晉師入曹宋
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
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
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
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辟之以報楚楚衆欲止子玉
不可晉師次於城濮及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樂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晉人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
師敗績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伯語錄呂伯恭博議
論此一段甚好雖太巧節節看來都是博議曰楚與宋
皆有德於文公者兼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
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彊國也挾
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
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

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彊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不深激子玉之怒則將知難而退雌雄不決矣於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伐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

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母
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
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為賈之語急於立功以
制耻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退十
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
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
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
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
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丘墓以脅曹果王
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
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犢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疏
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
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未易偏舉
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履祥按此章夫
子特說桓文以較其正譎桓公正處固多亦未有不
出於譎者桓公之譎易見而文公之譎善譎耳夫子首

言晉文後言齊桓蓋因文以

桓公殺公子糾章

事在左傳莊公

九年集註節入語極簡要王文憲謂有前賢未發之論
履祥按程子之說據漢史淮南王傳薄昭言桓公殺弟
以安國大約以兄弟為斷然荀子又有威公殺兄之說
杜氏韋昭之說亦云但二者曲直不待爭兄弟而後明
傾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方齊之將亂也鮑叔奉小
白奔莒及襄公被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
義討賊而乃奔魯固已忘讐棄國矣其奔魯也若能乞
師復讐猶之可也乃雍糾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
既而桓公先入請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
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以伐國是直以亡公子抗齊君耳
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
糾為不義其罪已自可誅桓公不誅而用之則仲安得
而讐桓乎文定何子謂猶令之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
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然則夫子於子路子

賁之間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造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況其事辭曲盡見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之辭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係之齊宜立也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書取弱魯也謂桓公殺之為已甚矣此則程子呂成公亦嘗言其畧矣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然亦二子之失問也二子以事問而又謂管仲之非仁故夫子以仁之事功答之使二子之發問也而曰管仲仁乎則夫子答之入必有異矣陳牧軒曰以私情言之管仲若負子糾以九春秋傳作糾公義言之管仲則不當讐威公喜謂齊孝公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詳見或問又按此穀梁氏之說所由起然則齊桓亦不無兵車之合而語云不以兵車者按師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不以兵車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曰諸侯甲不解纍

兵不解翳殺無弓服無矢胡氏傳亦曰自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未嘗興大衆出侵伐其後惟召陵之師責以大義而楚自服兵師雖衆桓公制之以律而不暴楚人請盟桓公接之以禮而不驕此之謂也

如其仁

管仲雖未得為仁而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禮記所謂與仁同功也夫子傷周室之衰

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哀世之意也

程子

叔

則為之也難

東漢書引

此句作則其為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

春秋傳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

六月甲午弑其君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按左氏所載當以論語為正

程子

叔

胡氏曰

此段補

為人章程子

曰

二段並叔子文公語錄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真要

為人然不先自己做功夫非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出

惟為那人不得和己也喪了

孔子居衛主蘧伯玉家

出

史記見

莊周稱

出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

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蘧伯玉以

智為先

出第此章凡四見

一不患人之不知求為可

知也四君子病無能焉

以德報怨

見老子思始章然此

之答則知表記以為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或因事

而不怨天

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意方言

論語集註攷證

十五

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歟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知程子一叔子二伯子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命也或問謂此使子路

子服

孟獻子之後別為子服氏

命也

或問謂此使子路

時賢者避世

賢者自作一讀其

程子

伯子

七人註說謂長

人是門荷簣儀封人接

石門

趙善譽輿地攷曰

擊磬於

衛

磬編磬也以玉為之按此章語錄憂樂之說云是一

大題目而未嘗說破履祥謂聖人之心體用全備未嘗忘天下以為樂亦未嘗出已位以為憂但自荷簣者觀之則以為有心爾聖人之心如明鑑物自畢照荷簣

之心如反鑑不復照物惟其不復照物故反以照物之鑑為有心爾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最宜玩味

硜

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堅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識

以衣涉水曰厲

衣謂裏衣也古人不

裸涉水及跨以上

攝如攝齊之攝謂以兩手攝衣趨也所謂褰裳也

諒陰按禮當作

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大夫士居倚廬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諸侯加圍障天子則又加梁楹故名

梁闇集註不載此說或問畧及

言君薨

禮記曰子張問曰云云孔子曰

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

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禮達而分定

禮運

修己以敬

上修己字

輕敬字重下文修己字重敬在內上一句已該下二句下修己二字則上修己以敬一句

程子曰

未詳

夫子懲子路之失以示工夫之難盡程子推敬字之極以見功用之無窮夫敬之功用固大然非一人獨敬便能如此感應亦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克積薰蒸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即禮運篇所謂體信達順之道也此當參攷禮運上文又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溺所見無所蔽睿聖通微智燭日廣所以事事處其常物物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語錄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

原壤

事見檀弓責其喪歌則過大而當絕責其夷俟

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為夷踞也

闕黨童子

或問引家語恐是叔仲會按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

五十歲與孔烝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子伯見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

孔子曰然少成則若
性也習慣則自然也

論語集註攷證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八

元 金履祥 撰

衛靈公

去衛適陳

按孔子凡三去衛定公十四年居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為匡人所圍得去適蒲月餘

復反衛又去衛過曹適宋遭伐木之禍十五年自鄭適陳哀公二年反於衛因問陳而行復如陳哀公六年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令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

子於野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與朱子疑楚聘夫子恐陳蔡大夫必不敢圍故集註即以此章為去衛適陳之時然或問又因史記至知德者鮮為絕糧以後一時之言則又舊說也

程子

叔子

一貫第四篇

以行言此以知言

第四篇上文曰吾道下文曾子以忠恕明之故曰以行言此上文為多學

而識發但曰予一以貫之蓋專以知言也語錄曰也須多學識得未有不學而自一貫者也王文憲曰聖人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劉頴曰世有多學徒恃強識而愈窒者惟於義理有得則學不必多而自能多不求識而自能識此一

婁

音屢

問行猶問達之意

問達主於名問行主於事

達欲名聞於人行欲動無不遂皆欲得於外之意

紳

大帶之垂者帶結於前再練之為兩耳垂為紳長與

裳齊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

程子

伯子

鞭辟

辟音關如行辟人之辟謂循前驅者以鞭撻約人使

開向一
著已直畧反切已也
尸諫家語困誓篇曰史魚驟諫而

衛朝不能進
遂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
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子以
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
遂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死而屍諫可不謂直乎
可

卷

卷上聲王文憲曰可字要思量

如於孫林父寤殖放弑之謀

襄十四年衛孫

林父寤殖將出獻公孫林父并幣於戚而入見遂伯玉
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
出襄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離敬如彊命之以
公命與寤殖喜言曰苟反政由寤氏祭則寡人寤殖告遂
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
出史記世家曰文子語遂
志士章程子子貢問章程

子

叔子

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此古歷也沈括曰令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

為亥子丑春為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見畧

第二篇三統之說詳見漢志及後漢書註然不及邵子經世之明經世以三十年為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為會則一會凡一萬八百年至寅會而始開物是人生於寅也

夏小正之屬

禮運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註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史記夏本紀太史公讚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索隱曰夏小正大戴記篇名朱子語錄曰行夏之時自行夏小正之事履祥按夏時不止小正此蓋夏時之小者耳夏時又自別有夏令時微之屬名見國語

周人飾以金玉

周人尚與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周冕有五

衮冕鷩冕毳冕

希冕

韶舞

舜樂名詳見虞書

鄭國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皆淫聲此獨云放鄭聲者詩集傳曰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才四之一鄭詩二十

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故夫

子獨以鄭聲為戒也

程子曰發此以為之兆

未詳兆孟子集註曰事之端也治天下之

制度事為非盡於此四者而已也設此四者以為之端兆則凡事皆欲準此合其時宜酌其文質致其中和

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莊子

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于蘇氏之言本此集註引此似但說地之遠近不說時之遠近何文定曰蘇氏此說正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王文

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諡曰惠

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

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裸程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諱之妻曰將諱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諱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令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

臧文仲為

政

歷傳文

不仁

左氏孔子曰臧文仲下展禽不仁也見第六篇註

躬自厚

呂成

年性嚴急自讀此章之後氣質變化德量寬宏

義質章程子曰

此章本註進步伯子重上又說

雙譽

平聲譽之也
去聲名譽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漢書

文景紀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朱子於此章舊得其意後得漢史引此以見不易民而化之意遂證其說然勉齊黃公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只為此句難得簡潔爾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

當仁章程子

伯子辭

取達意而止

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季氏

此篇或以為齊論

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此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顓臾

風姓大皞之後令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襄字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

年以南武陽為顓臾縣貞觀元年省入費

魯附庸

古者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諸

侯曰附庸

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

詳見或問蘇氏說

疑子路再仕季氏

季桓子死遺言召孔子孔子反

魯子路從既季氏故宰必復主季氏家受其供饋而與聞其事爾下文獨責冉求可見

東蒙

寰宇記蒙

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在魯地七百

里之中

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

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四分魯國

左氏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徵之而貢於公註隨時獻公而已

周任古之良史

此馬

融之說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又家語晉人規宋章子曰云云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

昭三年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子屢援其格言則周任之賢可知矣

相替

者之相

說文云相省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替者憑人視以為目憑人扶以為杖故相

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

遠人謂顓臾

遠人泛言他國下文謀動干戈於邦內則

顓臾非遠者言蕭牆之內則視顓臾為遠人爾

蕭牆屏也

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

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望內外如漢梁憲之

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

氏

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公惠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遂適越

魯自文公

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

五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畏而屬諸襄仲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欲立宣

公叔仲不可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

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惡二傳作子赤宣十八年襄仲之子歸父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公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子成公立十八年

子襄公立三十一年子昭公立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

繼於齊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定公立十五年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

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

按宣公之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已得國政但以

其忠故稱為賢大夫至襄五年季文子卒其子季孫宿繼是為武子十一年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謀於臧武仲立訖後為悼子悼子卒意如立是為平子昭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二十五年昭公伐季氏不克遜於齊又如晉欲去季孫不克薨於乾侯定五年季平子卒季孫斯立是為桓子陽虎囚桓子殺逐季氏之臣七年陽虎御桓子將陷之於齊師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季氏適孟氏以免陽虎劫公與武叔攻孟氏弗克出

九思章程子伯**邦君之妻**此章吳氏曰不知何謂

天厭之之下又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百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

君大抵此書後十篇多缺誤

陽貨問亡饋豚論語不言

肉不至去魯論語止言女樂亦因孟子而見如邦君之妻周八士堯曰前章雜舉夏商周語固皆缺誤然前十篇如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論語不載伐木之事弟子連行之說亦因史記而知諸若此類及集註所謂必有為而言與鄉黨所載亦自疑有闕誤此皆弟子集論語之時事辭不無所遺也朱子每恨不及見古孔子家語良亦以此

論語集註攷證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九

元 金履祥 撰

陽貨

陽貨

季氏家臣初事季平子至定公五年九月因季桓子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逐公

父文伯秦遄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八年遂作亂

大夫有賜於士

孟子

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

楊雄謂

出楊子五百篇

性近章程子

叔子

程子曰

人性本善

此段出易傳革之上九

商辛

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

一

當從

武城

在今沂州

公山弗擾

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定五年為費宰其後據費以

畔季氏其召孔子當在此時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國人追之二子奔齊後又奔吳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公山不狃曰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弗擾始末如此又按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逃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貨子行之乎以左傳觀之不狃蓋陽貨之徒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從不狃之召但不狃前後猶有善意必其資亦尚可與語若陽貨則剛惡之人

無一善意疑不狃之意足以感聖人而陽虎不足以動聖人也又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年叛趙氏皆家臣叛大夫也而召孔子蓋當時大夫叛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明其不可也或問引張敬夫之說在此不可之內

興周道於東方

古註語朱子取之諸家說不從

程子

叔子

子張問仁於孔

子

孔子衍文李氏謂此章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似履祥亦疑此等處鄭氏多依

齊心存

王子曰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

中年

史記曰佛肸為中年

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年佛肸畔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年蓋在濮

陽西按中年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年未有所攷又世家曰簡子名晉卿實專晉
吾豈匏瓜

也哉馬能繫而不食集註云云

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令俗云

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挽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可為賊謂傷害於物但知固執而不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賊謂傷害於物

周南召南

召音邵詳見詩集註

禮樂

害又下篇慢令致期謂之賊

章程子

子叔

鄉原音愿荀子原慝讀作愿

荀子榮辱篇

盜賊

文王

憲曰盜猶畏人知賊則肆然無所忌憚矣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

許昌穎昌府也

胡文定安國少長入太學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胡氏實文定子故得聞裁之此言而引之

氣失其平之疾

王文憲曰古是

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習俗之變則惡矣

食稻衣錦

五穀惟稻以水種此諸穀為甘軟程子曰錦即

今之綾也

夫子欲宰我至不察也

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饒宰我

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博局戲也

說文烏曹作博烏曹者夏后氏臣也本名博陸

後曰六博古又有博經一卷所謂六博得鵝呼盧者是

奕圍棋也

路史云丹朱驚狼媚克兄弟為

閱罵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棋情也按字書云堯造圍棋丹朱善之蓋朱晝夜領額盪舟朋淫故帝堯作圍

棋以易之使之心有所繫而不為惡然堯之明思每制一物便有深遠思致只如圍棋雖局戲便有無窮之變沈括謂書萬字五十三方得其局數

微伺察也

漢書遊

一萬字是萬策一萬字已是萬萬

莊泣慈畜

莊慈二字雖補文意而實在文意之間

微子

微子去之

微子名啟按書微子篇微子所以自處者不過曰吾家毫邈遜於荒謂欲遜於荒野也箕子

所以處微子亦曰詔王子出迎王子弗出我乃顛隤則亦從其遜出而已而孔安國乃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背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連也此必不然矣而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啟而縛銜璧哀經與視之說是尤傳之訛者也夫武王伐紂耳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而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

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
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事勢無復可拘廢昏立明之
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
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
文憲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
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故廢之而已矣必不加兵其頸
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
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哀經興輿觀造軍門以請罪
馬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
其襯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野
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
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
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
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
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
為奴爾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

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年間誣罔聖賢之論故集註不取奔周之箕子尚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說則意可知

箕子

尚書傳紂太師史記紂親戚也莊子曰箕子胥餘司馬云名也詳見上文

比干

史記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

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

士師獄官

古者民

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景公士為之其長則為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為士師

章程子

未詳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至

沮之

子孔

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

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卑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囚之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誚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止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而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其不肯墮郈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郈是

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
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郕之不
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
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
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
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
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己之權以聽孔子而
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
藉之振起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
終於自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
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
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
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為
隣國所覷也使桓子而猶為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
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
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臆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為

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膳肉爾孟子曰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
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
致膳於大夫葬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
日矣夫使其致膳猶葬禮也而不致是顯然踈却之也
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朱子
於此取范氏之言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
人之行以見中庸之道何以見其為中庸也曰合齊魯
而觀之於齊不用則禮雖隆而去去他國之道也於魯
不用則禮衰而去去父母國之道也使孔子以所以去
魯者去齊則於道為不及以所以去齊者去魯則於道
為太過矣分齊魯而觀之當在齊也季孟之禮固非所
以待孔子然猶將用之而去則為太過曰不能用矣顧
以禮隆而留則又不及也此去齊所以為中也當在魯
也女樂未受逆探其未形之意而去之過也受女樂不
朝而去之則中矣然於父母之邦而如此亦微過也故

於膳肉不至而去為得其膳肉不至而不去則又不
及矣此去魯所以為中也此中庸之道也然則三仁柳
下惠何以未得為中庸曰世謂微子歸周固妄也邈去
而已然微子仁於清視夫子之去魯則為過比干仁於
忠視夫子之去齊為不及箕子柳下惠降志辱身視夫
子之去魯又為過於和而不及於中矣抑三仁之於紂
親則諸父諸兄職則父師少師也其終始力量止於如
此若伊尹周公處之又必有道矣而況於孔子聖人大
用固非賢人所及故

楚狂接輿

音餘楚人姓陸名通皇

苜蓿曰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
不應與其妻共隱又列女傳曰楚接輿躬耕以為食楚
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
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
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其
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

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其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貧與脫妻載絃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楚詞云接輿首註云接輿後自髡又莊子載其歌鳳兮甚多然出於附會詆訾但當以論語所載為正蓋知尊聖人而嘆其哀知愛聖人而憂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也

趨不同

去聲

長沮桀溺

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

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其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卦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偶耕於田其一長

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
猶倚篠丈人之云爾昔嘗疑三代之末隱者甚衆二人
偶遇夫子而知之其不聞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何文定
曰二人亦非常人爲其氣魄大故自有與聖人相感召
處王文憲曰勉齋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
扶起沮溺等人便知老先生得運用天下之機
程子未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

說見第七篇他論下蓋今之監本乃五代時馮道所定故國初時福

州寫本與此不同

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

莊子駢拇篇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性命之情四
字莊子屢言之輔漢卿曰謂決絕在我性命之情而唯
富貴在外

伯夷叔齊

說見第五篇

虞仲即仲雍

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

雍皆周大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
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犇荆蠻爲吳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左傳曰泰伯端委以治吳及卒雍嗣之斷髮文身史又曰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

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為吳

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夷逸朱

張不見經傳按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為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然當自見一人或不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朱張邢疏云王弼謂字子弓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弓者履祥恐即周章武王求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今

少連東夷人

禮記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謂夫子聞之於晏平仲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至

不求合

降志辱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少連居於東夷之類不枉已求合如必以其道不自失焉居喪

合禮

方外

出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仲尼使子貢往

之類

待事焉

其友孟子反子琴張臨尸而歌子貢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女往弔之丘則

陋

張子曰周衰樂廢

至以去亂

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

矣

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

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

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殿雍於**施陸氏本作弛**

施開元本作弛

三家為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即孟蜀

石經也

論語集註攷證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攷證卷十

元 金履祥 撰

子張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

德孤出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謂敬義並立而

德不孤單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農如楚之許行為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

者流諸書圖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畧存一二

楊

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
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

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

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集註前篇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以此

例之則仁在其中者亦是此章言學問思辨之事而仁在其中蓋謂從事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也中

庸安行為仁力行近乎仁而孔門問仁者夫子皆於行上告之如答顏冉樊遲可知大德小德猶

言大節小節閑闡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謂如以木闡遮防人出入也律

闡入法漢書內之闡中闡若令勾闡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

間則可矣

灑掃凡曲禮所載糞之禮與少儀弟子職所載灑掃布席之節皆是應對凡曲禮所載名

稱辭令及儀禮少儀所載禮辭皆是應假借去聲進退儀禮曲禮少儀所載升降上下揖遜拜跪之儀皆是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區字從品猶言品類也如區分區畫皆是

言

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

教

古書於怠惰等字皆從心獨倦字從人蓋指及人之怠而言也故論語曰誨人不倦孟子云教不倦則倦

字指怠於教人而言所以集註正作倦說集註先後指本之深淺而言程子先後指教者之次第而言

灑

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

獨

王文憲曰謹獨二字最密至微處照對不到理便間斷

程子數條

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闇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
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

之優有餘力也

此章先言仕蓋本為仕而不學者設當時多是世族子弟未學而仕者亦有學

未成為貧而仕者如所謂抱關委吏之類優謂盡其事
而有餘暇也下句因上句而交發集註下文資驗二字

最妙孟莊子

左氏所載及夫子所言加於人一等大學傳
所引孟子所引其賢可知集註指獻子賢德

二句而後不改
者可以為孝

哀矜勿喜

喜者得獄之情快已之察也
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

夫子不可及章

也夫子之不可及一節言聖德之體高妙
也夫子之得邦家至其可及也一節言

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又指其用言之然得
邦家為其得天下國家而用之也惜乎夫子未嘗得邦
家而用之而神化之功不見於斯世然雖
窮而在下而一二用處亦可以窺見矣

堯曰

堯曰咨章咨嗟歎聲

咨古文尚書並作咨用資命之意如所謂咨十有二牧曰則咨非嗟

也所以集註總作咨命之辭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

入治天下惟執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

子張問於孔子

子張問古論語分此下自為一篇題曰子張問

君子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不畏衆而弱寡

不重大而輕小視之如一無一敢慢者是不驕也君子臨民以莊嚴以嚴敬持已非以此加人也故威而不猛

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

體

有司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為人上之體也遲疑靳吝致誤非小此段說政令

刑賞此一命是說賞

不知命章

論語二十篇格言多矣至此篇言帝王相傳與為政之畧而又以此

三言結之蓋切要丁寧之語中庸之篇始言一理中散萬事言至誠之道至聖之德可謂詳矣而未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推至其極亦是如此又論語起止都說君子語錄亦每拈起並說愚謂篇首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篇末君子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篇首君子之量篇末君子之守人而不得命分則無以為君子矣

論語集註攷證卷十